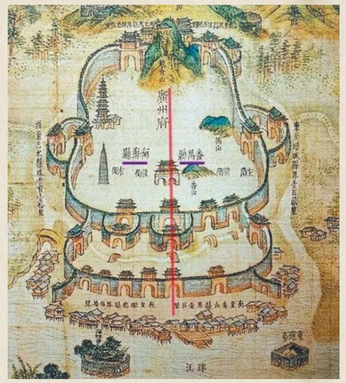
读懂广州 第九期

让城市留住记忆 让人们记住乡愁。

斗转星移潮起落 珠“江”原本是珠“海”

广州城区段珠江秦汉时期宽达两公里 如今老一辈广州人仍称过江为“过海”



右图：清代广州十三行商馆区毗邻珠江，江面上舟楫往来，十分繁忙。

左图：清代广州城区示意图，城墙外就是珠江。

广州背山朝海，襟带三江，城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美，因水而荣”。人们往往难于想象，蜿蜒穿城的珠江，曾是一片茫茫“巨湾”。历经两千多年沧桑巨变，逐渐由“海”变“江”，最终“蝶变”成如今的样子。

其实，自秦代以来，珠江三江入粤，由“海”变“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无论珠江如何变迁，广州人“逐水而居、临水而贸、靠水而生、得水而兴”的生活方式不变。

时光流转，星斗转移，秉承生态文明理念，广州人一代接一代奋斗，利用珠江自然沉积的淤泥科学开发沙田，曾经的沧海化身成当下的良田、大港、公园、社区，塑造了广府人海纳百川、融汇东西南北的气质。

水忆

秦汉：珠江蜿蜒穿城 紧邻中山四路

“白浪茫茫与海连，平沙渚浩浩四无边。暮去朝来海不住，遂令东海变桑田……”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浪淘沙》中的诗句，用来形容广州数千年来沧海桑田的变化，再贴切不过。

远古
五岭以南，皆为大海

白云山下的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的顶点。数千年来珠三角的沧海桑田之变，古人多有记载。比如，清代《顺德县志》说：“昔者五岭以南皆大海耳，渐为洲矣，渐为乡井，民尔繁焉。”

据史料记载，在中原人还没进入岭南之前，今天的珠江三角洲所在之地，是一片较浅的开阔海湾，今日广州之所在，当时被称为“南海”之地。居住在这里的先民，放眼望去，眼前就是烟波浩渺的大海，一些岛屿点缀其间。

远古时期，今日广州所在之地，就在大海边，这在考古上已找到证据。1937年，中山大学地理系教授吴尚时在广州发现了古海岸遗址，遗址就在今天的海珠区七星岗，海蚀地貌保存完整。据考证，该遗址距今约6000年。

据学者考证，6000年前，因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今日广州市中心至黄埔一带，被海水淹没，形成了一个东西向的溺谷湾。“溺谷湾”是个专业地理名词，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指海边的河谷或山谷被海水淹没后，形成的像漏斗一样的狭长三角湾。

此外，从地理学上讲，溺谷湾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海岸在漫水长年累月的冲刷下，会堆积形成沙坝。在七星岗附近的松岗、赤岗、鹭江等处，就横亘着一道道高出珠江漆点平原的沙堤。如今这些地方已是闹市区，住在这里的人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脚下的土地，曾是巨浪拍打的海岸。

秦汉
江宽两千米 北岸在西湖路一线

时光荏苒，随着海潮渐退，海岸线南移，珠江的轮廓，逐渐呈现在古广州城下。

在广州（古称番禺）修筑的最早古城，据说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南武旧城，位于今中山四路附近的高地上。越国消灭吴国后，越人公卿隅修复南武城。战国时期，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增筑南武城，又号“五羊城”。到了秦代，大将任嚣入治番禺，又在南武城旁加建一小城，史称“任嚣城”。秦末汉初，南越王赵佗扩建南武城和任嚣城，史称“越城”，又称“番禺城”。

根据考古学家在广州发掘的秦代船台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学者对秦末汉初珠江岸线及宽度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秦末“任嚣城”毗邻珠江北岸。当时的珠江北岸大致在今天西湖路一线南侧，珠江南岸大约在今天市二宫北面，珠江宽约2020米。

秦代
珠江宽两千米 北岸在西湖路一线

赵佗扩建“越城”，南城墙较“任嚣城”略向南移，珠江北岸也南移了数米，珠江南岸变化不大，此时珠江宽度仍超过2000米，为现在同一地点珠江宽度的10倍左右。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此时，“越城”南边的江岸线又南移约50米，在今北京路白沙居一线，珠江南岸线北移约10米，在今同福路与江南大道交叉路口南侧，江面宽约1960米。

南越国覆灭后，因“越城”被焚毁，旧城发展放缓，珠江两岸缩窄的速度也因此变慢。至东汉初年时，珠江北岸南移了约30米，南岸北移了约40米，珠江宽约1890米。

东汉末年，步骘被任命为交州刺史。他来到番禺，“观剖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商贾杂土，下则沃野”，遂觉此处“宜为都邑”，便重修“越城”。3年后，孙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广州之名由此而来。

步骘筑城时，珠江北岸又南移了约40米，岸线在今北京路东侧乐善里一线。南岸则北移了约60米，江岸线在今小路路与江南大道相交处以北。当时的珠江宽度约为1790米。

唐宋：江宽逾千米 仍被呼作“海”

老一辈广州人把一德路、海珠广场一带称为“海皮”（即海边的意思），广州“沧海桑田”的历史记忆，就保留在这些代代相传的俗语里。

西晋南北朝：江面北至西来初地，南至宝岗北一线

据学者曾昭璇考证，位于今越秀区惠福西路坡山巷的五仙观是晋代坡山古渡之所在，在当时紧靠江岸。在魏晋乃至隋唐时期，坡山古渡十分繁忙，远洋商船大多在此靠岸。现在，这里距离江岸已有千米之遥。

因晋代珠江南岸的变化未见记载，若暂以比东汉末年江岸淤涨90米计，晋代的珠江宽度约为1700米。曾昭璇还认为，若从晋时紧靠珠江北岸的五仙观之位置计算起，至1936年长堤新址建成，珠江北岸平均每百年向南延伸6.7米。

至南北朝时期，珠江北岸线也有一个可确定的地点，就是位于现在上下九路的“西来初地”。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高僧达摩从西天竺渡洋过海，来到这里，建西来庵（后改称华林寺）。珠江的南岸约在宝岗北一线，当时珠江宽约1500米。

唐代：江面北至大南路、惠福路之南，南至同福路一线

唐代的珠江，依然十分宽阔。唐代诗人高适有诗云：“海对羊城阔，山连番邑高。”“高适不说‘江对羊城阔’，而说‘海对羊城阔’，原不是指容珠江浩渺如海，也不是把江河说作大海，而是古时羊城人甚至羊地人均称珠江为“海”。如《汉书》称番禺为“近海”；三国东吴中书丞华覈称广州“州治临海，海流秋咸”；步骘也说广州是“海岛背陂之地”。

唐代珠江北岸在今大南路、惠福路之南，文明路之北。南岸在今同福路一线，宽约1400米。

宋代的珠江北岸，以宋三城为界，江岸线已移至今西关与玉带濠一带。到了宋朝末年，江岸线又向南跨过一条街，到达如今的一德路、万福路一带。南岸在今同福路北盐仓巷附近，江面宽约1100米。

此时的珠江，虽比秦代窄了几乎一半，但开阔处仍被人们称为“海”。宋人朱彧《萍洲可谈》卷二称：“广州市舶李枕木，在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五洲”即今太平沙一带，当时在江中，人们称这一带江面为“小海”。与“小海”相对的是“大海”，在今黄埔南海神庙附近江面。

宋人杨万里有诗云：“大海更在小海东，西庙不如东庙雄。”诗中的“东庙”是指南海神庙，“西庙”是指南海西庙，或称南海西庙（在今文昌路广州酒家一带）。

清代：北至十三行路、新河浦一线，南至南华路一线

从明代开始，珠江急剧缩窄。

明代珠江北岸，在城西已移至十八甫以南，江边在今的平路、洗基、从桂南一线；在城东则位于永安桥以南及仁秀里、元运街、前鉴街以南，南岸线则在河南堑口。江面只有650米宽，比宋代缩窄了450米。

清代，珠江缩窄至550米，北岸在今十三行路、仁济西路、珠光路、新河浦一线；南岸在南华路一线。

至近代，珠江平均宽度不到400米；到了当代，珠江平均宽度为264米，最窄处仅180米左右。

显然，从明清开始，流经广州城区的珠江已由“海”变“江”，除白鹅潭等处江面仍较为开阔外，其余江面宽度已大不如前。不过，广州人仍喜欢称珠江为“海”。清初名士屈大均就曾说过：“（广州人）凡水皆曰海，所见无非海也。出洋谓之下海，入江谓之上海。”

直至现在，老一辈广州人仍称过江为“过海”，珠“海”的历史记忆，就这样存留在人们的日常用语里。

两千多年来江面宽度变迁一览

自然因素导致广州城区段珠江变迁

秦末	受地球自转影响 北岸淤积更严重
2020米	
西汉中	
1960米	
东汉初	
1890米	
东汉末	
1790米	
晋代	
1700米	
唐代	
1400米	
宋代	
1100米	
明代	
650米	
清代	
550米	
近代	
近400米	
当代	
264米	

注：以上数据均为约数。

海珠石成为江畔景点。（钟英摄）

图为南越王宫署遗址。（王维宝摄）

七星岗曾是古海岸。（邝伟荣、海宝摄）

图为黄埔区南海神庙前的明清古码头遗址，当年这里的贸易十分繁忙。（图/@视觉中国）

美景

南沙湿地原是浅海 围海造绿后万鸟飞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广东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胡刚表示，南沙以及番禺的部分土地都是由于珠江出海口长期冲刷形成的。几千年来，珠江将珠三角的大量泥沙冲刷到此，形成土地和滩涂，后经人类劳实作为建设之用，这个过程一直在延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广州南部的历史就是一部沙田成长史，沙湾、南沙、万顷沙等众多带有“沙”的地名就说明了这一点。

万顷沙之名寓意万顷沙田

在广州地区，万顷沙无疑是最有知名度的沙田。万顷沙每一寸土地都渗透着世世代代南沙劳动人民的汗水，可以说万顷沙的围垦史是广府人海纳百川、融汇东西南北智慧和力量的结晶。

今日万顷沙一带在200多年前被称为鸟珠大洋。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东莞明伦堂在此围垦，富恩堂在汪洋巨浸之中，建成万顷沙田，万顷沙因此而得名。

已退休的广州南沙围垦开发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詹兆材对万顷沙的历史如数家珍。他介绍说，新中国成立之时，劳动人民已经将万顷沙围垦十三涌。随后，广州沙田持续向南延伸。

经过多年沙洲发育和围垦，广州人开挖出多条平行河涌（人工的排洪干渠），基本走向为东北—西南，宽约5公里，从第一涌至二十一涌，南北长约30公里。

万顷沙多沙少泥，大部分由番禺、南沙当地的居民承包，种植大蒜、莲藕等农作物，新社区从而名万顷沙落地生根。如今，新垦莲藕远近闻名，成为广东人餐桌的上等食材。

广州最南方诞生“绿色明珠”

在南沙港之西、珠江钢厂之南，还有一部分沙田成了湿地公园，螺变成广州最南方的“绿色明珠”。

南沙湿地所在的地方原本是一片浅滩，经过围海造地，现在万亩鸟气。湿地形成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造成这样“沧海桑田”巨大变化的，主要是得益于这里地处珠江出海口，又是虎门、蕉门、洪奇门等的交汇处。每年，上游水道都会带来大量的泥沙下泄淤积起来，再加上人工围垦开发，逐步形成新的滩涂。

黎亮权回忆说，在20世纪80年代，围垦公司在围海造地过程中，就比较注重农耕水系的产业结构，在围内养殖虾、蟹、鱼等产品，种植红树林和芦苇等植物，保持了土地良好的原始状态，形成了湿地的雏形。

黎亮权说，1997年前后，为方便当地渔民搞捞和销售海产品，当地政府在二十涌附近建设了一个避风港，并将清出的淤泥堆积在十九涌东，形成了几个绿岛。到1999年，这里意外聚集了两三万只红嘴鸥，如此壮观的生态奇观触动了相关部门与专家。专家们赴荷兰考察后认为，万顷沙围垦应该采用国外的经验和方法，营造湿地环境开展生态保护。于是，围垦人在此试种各种红树与芦苇，营造适合候鸟栖息的滩涂，逐步形成了南沙湿地。

进入21世纪后，整个万顷沙岛十八涌以南都被纳入湿地保护区的范畴，建成并开放的湿地公园面积近一万亩，分为一期、二期等，包括林木区、红树林区、芦苇荡、草地、水体、岸边林荫大道等组成部分。

红树林引来黑脸琵鹭等珍稀候鸟

如今，一提起广州的南沙，大家想到的要么是“十九涌的海鲜”，要么是万亩“南沙湿地”。

每到冬春，人们乘船蒲入南沙湿地红树林，只见红树林都郁葱葱，从远远比近处还绚而来的白鹭，苍鹭等在树上筑巢哺育，嘤嘤鸣叫；一声接响，只见红树林间白鹭成群高飞，浸无迫野尽是翻翔的白色掠影，令游人心旷神往。在湿地公园的鸟类鳞化区内，密密麻麻的树林中藏有很多的鸟巢，包括白鹭在内的很多鸟儿正在那里警卸生息，一派生机盎然。

到了夏秋季节，南沙湿地千亩荷花随风摇曳，荷花在一望无际的田田荷叶间起舞，秀美绝伦。

据统计，广州南沙湿地每年吸引数十万只候鸟来此栖息过冬，来南沙湿地过冬的候鸟数量占广州市候鸟总数的50%以上。每年秋冬至初春，大量候鸟从西伯利亚飞来南沙，以这里为“歇脚点”及“加油站”，有些还要远赴澳大利亚越冬。

据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观察，南沙湿地已发现的鸟类主要有黑翅长脚鹬、苍鹭、斑嘴鸭、白骨顶、燕鸥、花脸鸭、东方白鹳、黑脸琵鹭、白琵鹭、鹭鸶等。黑脸琵鹭是一种珍稀濒危鸟类。近年来，由于珠江口难涂上红树林得到保护和发展，为黑脸琵鹭提供了丰富的食料，形成适宜的越冬环境，吸引黑脸琵鹭来此避寒越冬。

专家表示，南沙湿地公园已成为珠三角的“小鸟天堂”，又是全球候鸟迁徙的重要补给和中转站。

在黎亮权看来，边开开发不单单围涌造陆这点简单，广州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也塑造了广府人海纳百川、融汇东西南北的气度。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幸）

打造水乡景致 现代珠江蝶变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珠江两岸堤围的修建和河道的综合整治，珠江河道的平面形态趋于稳定，江面不断缩窄的历史画卷也句号。

珠江是广州的血脉，广州的灵魂。自古以来，广州依水而建，伴水而活，因水而美。穿城而过的珠江，为这座千年古城带来无限生机。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一直以来，广州致力于珠江岸线资源保护和两岸景观升级改造，数十公里的景观长廊逐渐形成，珠江两岸风光如画：昔有“扶胥浴日”，今有“黄埔云帆”；昔有“珠江秋色”，今有“鹅潭夜月”；昔有“荔湾渔唱”，今有“双桥烟雨”；昔有“琶洲砥柱”，今有“塔影新城”；昔有“海山晓案”，今有“莲港观涛”……珠江两岸的蝶变，使这座千年古城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扶胥古运河 流淌900载

提起运河，人们想到的往往是京杭大运河。其实，古代广州也有一条运河——始建于唐宋年间的扶胥古运河。

珠江前后航道在扶胥汇合后，形成宽阔的狮子洋港湾区，位于此地的港口就被称为扶胥港。东江、西江、北江汇合于珠江再通过扶胥港出海。

唐宋年间是扶胥港最繁荣的时期，宋代自扶胥港出发的商船，可达“西南诸蕃三十余国”。然而，往来扶胥港的船只要经过风急浪大的狮子洋，繁荣的贸易需要更安全的运输通道，因此朝廷决定开凿运河。

主管开凿扶胥古运河的人是北宋年间担任广州全刑（为协助州长官处理政务及文书案牍的幕职）期大昕。他到东江口至扶胥港一带考察，最后确定了全长5公里的运河路线：东起东江口的东洲岸（位于今增城增泉都沙贝村），西接波罗庙（即南海神庙）前的扶胥港。

修建完成的扶胥古运河，从东往西，经沙涌、鹿步、夏园、南亭、庙头，到达南海神庙前的扶胥港，再转入南海神庙以西的西门坦，经沙门涌，双岗，达文冲的乌涌河，一直到现在的黄埔港一带水域。因流经鹿步村，所以这条运河又称鹿步涌。

扶胥古运河通航后，往来船只不仅能避开风浪，航程也有所缩短，来往贸易更加便利。直到如今，番禺南村邮民大家树内还留有清代著名学者陈澧撰书的碑文《鹿步河涌忠愿》，记述郡大昕开凿运河的功绩。

历经900多年岁月沧桑，扶胥古运河的部分河段仍可以通航。走在古运河遗留下来的河道边，身边流水潺潺，古村落里人们的生活，既延续着传统，又焕发出现代气息，诉说着一段与海上丝路有关的历史记忆。

中国古代帆船模型。千年前，许许多多这样的帆船从珠江口出发，直抵波斯湾。（图/@视觉中国）

广州，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一街一巷都有悠远的故事，一砖一瓦都有隽永的记忆。《粤韵周刊》与您一起领略这座城市厚重的记忆，领略两千多年包容开放的精神传统，领略绵延不绝的文脉书香；与您一起在历史的光照下，读懂今天，读懂广州，由此坚定文化自信。

珠江烟水碧溶溶，佛布琛花不可逢。三岛楼台开日月，二仪凡庶动鱼龙。浮云猛雨看回秋榻，野阔风歌晚晚峰。越女采莲知摇荡早，扬舟何处不笙箫。

——明 黄佐

最宜听雨后，久看灭潜亭。

——清 胡令恩

秋发珠江好，天南候气浮。山家吃鲤鲫，海客重机钓。酒杂槟榔醉，茶与茉莉香。